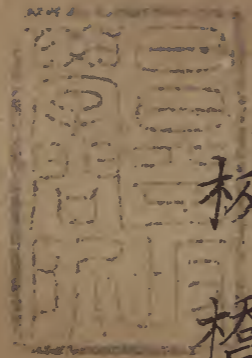


說鈴

後集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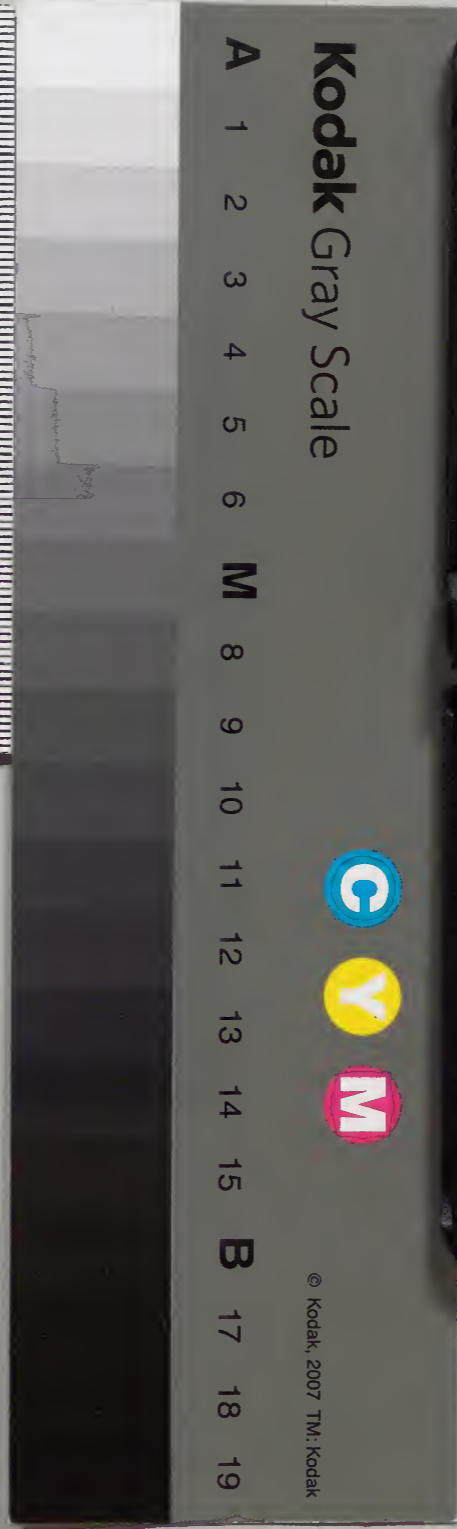
談往
板橋
雜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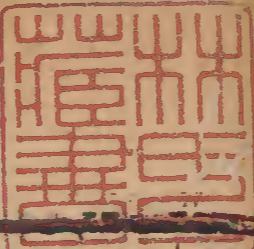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 三七兩 | 二四冊 | 三一七〇號 | 漢書類 |

| | | | |
|------|------|------|--|
| 漢書門類 | | | |
| 二四冊 | 三一〇函 | 三七〇號 | |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 番號 | 漢 | 3170 | |
| 冊數 | 24 | (11) | |
| 函號 | 371 | 51 | |

十一





談往

改元宜慎

淺草文庫

花村君行侍者偶錄



國家以改元為重然歷世無窮美名有限遂有前後相復之嫌最可鄙者晉惠六同漢號一同吳號漢哀之太初晉元之建武魏孝之永興唐肅之上元皆自同一代之號乾德蜀號也因官人鑑背而始知隆興偽號也因曾布日錄而後見然所當避者不止重複一節如謚法康定靖康之類是也如陵名熙寧崇寧皆同劉宋陵名是也又不可編襲宮名如宣和乃契丹宮門之名徽欽至彼見額而始悔是也是以當國改元最宜博洽之士如永樂乃前涼張重華宋方臘及南唐賊張遇賢所僭年號隆慶乃金國宮名當時

談往

無一人記憶何也宋太宗謂宰相須用讀書人豈虛語哉又當詳
考國運如宋改治平而說者謂火意不宜用水則我朝土德不宜
用木犯之有耗損元氣之嫌又當察國姓如周高祖姓宇文改元
宣政當時以為七日是也又當詳避國號如唐禕宗改元廣明當
時以為唐去其口而著黃家日月後果為黃巢所篡大率離合之
識深微而難逃最宜熟察桓玄改元大亨護者云一人二月了果
二月而乘輿反正于江陵齊後主改元隆化以為降死隨煬帝改
元大業以為大苦來齊顛祖改元天保謂一人只十果十年而終
宋徽宗改元宣和六一宋有二日果徽欽同帝欽宗改元靖康謂
十二月果周歲為金擄云他若炎興應司馬之名升平有不满斗
之議大定右及足而天次之昌宗乃一曰不李議之成身負
戈羨為犬羊亨為亨不成而神宗避之純熙旁作屯而考宗更
泰昌亦二日也而是年天啟繼之崇禎山也而壓於一宗之首隆
武乃降止也一年而唐王即敗國家興替有大數存焉而建元議
號不可不詳慎也

此書之凡例也... 丁丑年... 崇禎... 泰昌... 天啟... 崇禎... 隆武... 建元... 議號... 不可不詳慎也

無不可不詳也

為之制也一平而專王明與國之興替亦大幾存亡而盡
赤昌亦二日也而吳平天燄之崇蘇山也而聖林一宗之首
又美為大年章為年不而所樂也之熱熱與非也而崇宗車

門額北識

蘆溝之曉月為畿輔八景之一三百年來貨財輻集出入停駐
閭區也自崇禎後祗日漸凌夷至八九年間竟成瓦礫荒坪建議
者曰南北咽喉又東西遠曠宜設兵以守橋更築城以衛兵於是
當橋之北燒磚運石規里許為斗城局制雖小百雉墉墉屹然大
鍵閘矣其創造營建為丁丑年名拱北設恭將府以控扼自朝至
暮為榮趨赴任為述職還朝與夫高賈與販驢馬車與悉貫中街
而驅馳仰見觀京之門題曰順治祝民也俯南之門題曰永昌祝
國也當日人情初無驚異殊持以為新奇有創初無駭目震耳以
休祥有別不出幾年璇樓鳳閣變為舊符黃池帝隨城殉未昌二
字李闖襲之改元為崇禎而弁置之奇矣我朝順治又大一統

尾令談往

而定河山追隆古而缺漢唐宋與明先幾而為之識者寧不令人
咋舌而三嘆也今永昌之額雖以鑿鑿前明鞏固憂思兩道預識
不能為子孫億萬載之宏謨專代為總周高春王正月之新編
數之奇兆之先默然彼蒼視朝端碩書衣庶觀瞻如盲瞽乎曾簡
秘笈所載梁唐漢周五代時汴梁唐業等處小民口語矜尚一趙
字凡應答之間必大殺曰趙需時疑訪欽欽趙運樞一門後見陳
橋兵變方知為兩宋發祥也今崇禎末年京師與吳下市儈口語
皆曰宋阿罩後至李賊破城帝后並縊竟以天下送之李之小字
曰棗兒訛言傳送阿罩者以上殺讀去殺也寧非天已默定固知
謠歌非無謂而發

搗錢造鈔

明朝京師錢價紋銀壹兩買錢六百其貴賤在零幾與十之間自
崇禎錢祿與日俱遞至十六年癸未竟賣至二千矣夏秋間二千
幾百矣宣問由來云私錢搗入過多乃於九門特點御史嚴察督
理街坊錢桌有私錢一文答三十二文徒一年三文遣戍四文斬
首其價額遵隆萬以來舊例多一文亦斬復勅工部設石曰鐵杵
一見私錢不暇入爐鎔化即刻搗碎以滅其影恨之也九門搜捕
有挾入進城必斬小民貿易存利勅令送入御史臺獎之令至嚴
也曰設於門杵懸於白官坐吏守自朝至暮半月來小民無捨錢
之俠腸販商無觸網之痴棍清對無聊西臺正務各欲自幹巡方
乃出自己橐買私錢搗之反出午飯必欲班後持錢四五千搗確

兩番將碎錢銅未積於杵臼之間為人觀看臣月後各舉報命云私錢收盡額外一文不敢增民皆遵制矣然皆塞責之詞民間之錢價下趨更甚也凡賣換錢鋪對面現付必如欵限如一兩應買二千四百其一千八百則於桌下私授或少轉再取以嚴衛多人曾有照常交易捨去臬首故耳時有保舉生員蔣臣盛言錢鈔因召對中左門奏行銅鈔每重半斤准當銀壹兩帝以為費乃決意行紙鈔時有省臣條議紙鈔有十便十妙之說一曰造之之本省二曰行之之途廣三曰齊之也輕四曰藏之也簡五曰無成色之好醜六曰無稱兌之輕重七曰革銀匠之奸偷八曰杜盜賊之窺伺九曰錢不用而用鈔其銅盡鑄軍器十曰鈔法大行民間貨買并可不用銀銀不用而專用鈔天下之銀竟可盡實內帑聖旨喜

兩讞翻案

崇禎帝踐祚壬午以後兇惡警報司禮內閣想不取盡傳帝亦負氣疾羣端目奸貪盡人攜貳魯見兩次廷讞俱以怒恨悲泣傾翻黼座揮淚回宮述之真堪浩嘆十六年六月初一日宜興周相國歸里西臺蔣拱宸疏糾文選吳昌時同內閣周廷儒朋黨為奸七月二十五日帝御文華殿親鞫情事宣取東廠錦衣衛全套刑具前延儒視師通州題請隨身各官兵科方士亮兵部尹民典皆與審名皆疏中所及也昌時受刑銅夾折脛通賄招權一一承認當見氣絕方止刑乃呼延儒門客布衣董廷獻怒散下詢周延儒在處日得銀起用為幾人為何人曰不記也時御几有縉紳一簿自上擲下則福寧道施元徵一葉向上瑗指奏曰福寧道施元徵是

也時遂統騎南下昌時醒而亦撼拱宸曰羅山大敗皇上發銀三千往邊口收贖難三難婦兵部又差訛教官兵二千名後兵銀俱無隻影爾固隨征亦仍以飛報大捷奏非欺君而何拱宸曰羅山敗北初交兵時固有失銀等事後各將用命仍復大捷帝為震怒恨殺高喝曰那有敗而再捷之理喊殺打司刑瑞寺將拱宸當頭一擊官帽破裂拱宸亦悶絕伏地時帝憤恨氣塞拍案嘆噫推翻御案迅爾回宮跪審諸臣罪案未定錦衣堂官慮即覆審悉登名繫獄至十二月初七日五更昌時棄市延儒賜縊董廷獻與方士亮尹民典併後逮進施元徵羈獄候命流賊破城後各逃出入本年九月鳳督馬士英奏解土堡鄉勇劉鞭子擒獲李闖所選起任偽官八人士英時留活口解京獻傳帝欲親訊賊中情事於中左

竊立刻造鈔押令工部領取儀制司所藏鄉會中式硃墨二卷與直省文宗科歲解部優劣試牘為鈔質之資本限日搭廠橫官選匠計工如有阻其事者法同十惡罪款工部查二祖時故則造鈔工料紙六皮四皮者樺皮也產於遼東有紙無皮無從起工乃令工部召商工部仍以庫洗為辭正擬議間忽報流賊決意渡河欲犯京師已之此崇禎十六年十二月中事也

科臣建議一二襲取三四實政五六民不欺七八世無盜九富十強策果大奇

題詞明年二月十九日城破後... 臣等... 臣等... 臣等...

十絕策果大音
林司其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外京朝邑之北崇節十六年十二月
工時公商工時
工時六六四
直督又宗林
直督又宗林

問臨御讞決先問何府縣人氏對以湖廣荊州府人居多帝曰荊
州不叛何皆從賊內萬姓者坑殺上言曰荊州城池舊年十二月
失陷今皆為賊策帝驚訝急問曰惠王安在王係親叔時復應曰
先已走出今不知何往蓋張獻忠於二月
宗室為扶本王者昌言賊必來荊州必不能守不如早出以全
性命竟先潛逃撫臣王永祚德昌之城兵搜入迫之他往乃登帝
舟後泊江許有舊臺中翁上敵率荊州士民復驅之南流下江帝
大駭頓足掩淚哭失殺推翻案桌而進竟忘為獻俘事矣行刑各
執事以不得旨而散賊官八人仍繫獄後警報日甚夫司寇不復
題請明年三月十九日城破獄釋八賊官去見李闖訴言前因自
成曰崇禎帝爾等之大恩人也今梓宮在東牆快去爰臨後令兵
押赴有不拜哭者獨對殺之內有一辛酉舉人姓鄧哭之極哀賞

說今謀殺

登帝廷接聖語皆大吉慶事而乃施之刑罰就戮之人犯顛倒極矣

劉命黃本習並城下子... 治室為林本玉... 夫與夫出今不... 夫與今習... 惟癸未年正月

兩朔無臣

廷臣待漏待天子也仍恐天子早臨先天子而待漏也待漏之時鼓未嚴鼓嚴而班肅矣班肅而鐘鳴鐘歌而聖駕登殿靜鞭响矣鞭响之刻兩班文武有容無息有氣無毅仰瞻殿陛祇見千百紅袍掀袖傳令耳聽鴻臚毅衷心驚科道糾唱而已惟癸未年正月之朔聖駕升殿文班止一首揆武班止一勳臣首揆面奏諸臣以坐門勞苦起稍遲又為鳴鐘舊例鐘鳴東西長安門俱閉今朝臣自皆擁積在外因傳諭啓門到者仍寥寥鴻臚未可唱齊班久之來者喘急神驚作倉遽奔走狀十少四五勉成禮焉首揆上揭云政本怠弛以致羣臣慢悞乞奪俸自臣等始得旨姑免甲申年正月朔聖駕更早止一大金吾立班時鐘鼓已絕金吾啓奏朝臣不



開鐘鼓毅以為聖駕未出來者益遲今再鳴鐘遠近聞之自皆疾趨乃諭鳴鐘扣且不敢門永不閉又久之卒無至者乃欲先謁太廟然後受朝呼駕駕輿時久一無所備駕輿馬與立仗馬約用錢百忙取長安門外朝臣坐來之馬悉為驅入端門俗駕輿將登輦矣司禮又恐外入之馬不馴有喘滯之恐奏止之再傳諭朝賀後拜廟仍陞座以候文武官從東西長安門入者竟不得過中門以天顏正視也文則直入武班從端頭下偃倮而入東班武亦直入文班從端頭下蹲俯而入而班以文寓多西城武居俱東城之故有新科榜眼宋之繩其武之父名劫召對稱旨寵任職方贊畫品最高偉為龜行而過東班成禮後聖駕八廟六品以下不應陪祭者馬以掠入率皆攜手步歸不祥極矣不滿有日此座已讓自

成鳴鐘伐鼓改國改年兩班文武仍是擁簇不去今日之辰星
他日之彈冠為懶為勤為玩為慎皆一人為之也何二心若是哉
詩曰毋貳爾心朝經廢弛至此已極天下安得不壞
兩讞兩朔血性男子讀過當為淚下而掩卷長嘆也

兩爐亦勝血對界于蘇州當為不可不備其專也
言曰再流爾以陳粉粉粉至其已歸天可牙粉不難

近日之報家無財無德無禮無智一入無之何二以安其

地壇社祭

壬午四月初行大社禮方澤在城北良方先一月掃除十日前位
置各當凡簋簋籩豆鬯爵鼎等與笙磬鐘鼓俱用黃紗籠覆恐人
指臆近染也薰沐處亦先十日試湯問禮之士縱往觀焉至期稅
樓房於東華門外北大街初五日辰刻與觀盛事者未身登樓者
核酒米衾褥器用件件齊備午未二刻坊官內官本城西臺於大
房小房有戶通出入處悉緘紅封跨其兩掖門仍可啓名色也先
三日正街兩傍五府撥禁軍戎裝執刀齊肩對立自大明門至地
壇約三十餘里約用軍士六十萬中間四丈為街道稍有高低俱
填平滿上復鋪細黃泥人不得行塼壁憲牆墜抹紅紙紅泥一切
街巷街實堆當戰車禁六畜行人藏樓上者為小飲為細語勅諭

者高脚牌與口宣室主人不停焉也更初馬駕先通即太祖之神
位樂器如民間嘖嘖以二十四馬駕輦而行執事人後皆紅笠軍
帽隨後接踵舉朝之勛戚文武瑞寺金吾燈光照耀擁塞弗騰如
浪潮湧順行向北無一逆行亦無一刻停止二更餘鹵簿夫駕過
矣萬火閃爍塵埃紫混不甚辨五色欲觀駕者各養精蓄銳注閱
回鑿就枕求寐至街坊終宵喧鬧輿馬不歇初六黎明馬駕先回
即灌以降即徹行旋廟朱鉞黃麾錦旗繡幢約千餘人少頃八象
端跚而來霞帔被身寶帶圍腰大小明鏡垂懸項側背負洒金朱
漆胡蘆巍然雅步故為震蕩其音珊珊鏗鏘令人喝采以為喜過
此勢將極鬧報入大內之飛騎如燕掠地刻過四五軍戎儀衛各
為旖旎坊官甲長復洒黃沙裨將騎逐叱戒轄屬兵丁侍立對偶

凝儼端肅如土範木粧千官百長介冑班行甲馬仗馬結隊鶴重
各依位次各執器械旌旗辟易劍佩雍和黃金肘護白玉腰垂特
旭光初出目力渴燥一物一事情與神會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
也紙見自北而來者天樞地軸日幢月麾山旌海旆靱壁金精寶
頂九簷深傘珠纓聯結璽縵敷呼悠遠節號綿長朱梃藤條之甲
士提鈴與號之紅軍介夾其間又龍旂鳳帶虎纛豹尾青洋朱戟
金鉞銀牙鏗杖骨朵向節儀鎧奕奕對人各捧一行行隊隊簇
簇陣陣殺從履出氣從鼻息遙聞簫韶之奏中和之樂餘響先聞
音雜入耳華其器而華其飾選其鼓而選其人不知幾千百偶
馬行奏過此皆為宮扇方圓正側長短橫斜制度不一粉白玄青
媽紅閃綠色澤各別龍翔鳳舞梭織針繡至於日月鏤銘山河繪

藻彪乳飛走仙佛雜奇風雲聚會金片銀絲形變萬端工奇百換
接見碎寒蓋香皆共高屣周出金倪碧疊與夫獅犀皂雀供置尊
崇几桌捧御寶執寺端雖未可云萬千而邊目不了但見氤氳升
天光浮燦爛禍與原非入腦聞馨絕不聞香此係外國貢獻又異
方奇料合成者也至軍器特臨又作改觀弓弩劍戟明炫奪目復
累千成隊集對多儀有云凡近與與之斧鉞皆木質金裝以備美
觀事未可知鼓鼓漸嚴玉輅大輅步輦象輦皆黃絹為幌有兩墨
色曲柄小傘在前為朝廷所坐大鼓旗纛在後按步疾行如水面
平移下用一百六十輿夫肩背無高下三里一更其力前有數十
中涓扛捧金龍紅橋一座為輦前升降所由前後兩傍宮扇斜掩
羽籥對障非樓觀不可後則內監貂璫擁簇追隨如紅雲蔽天更

不知幾千百也龍輦塵遠兩街第戶漸次開闢主客賓朋征逐四
散如春社酒闌矣二十六日京師中務人雪中與空經門外

奉聖宮不與異之乃召吏兵二部堂上宣宣命曰大進儀方丈
用人之地今文選用此官制職方用儀法孔而高者承有聖
靈言不知沈幾何知人也與至履歷此兩字士字方揚
年以同神教任本京人願在二十七日見朝二十八日
為庚戌進士字九勅可尹詳以四川進士拾遺者雲南人存
十方即現有王承積竟不為承積地第於十人矣十三月初
子對兵部堂司官為司於東華王之後第之改得漸江
小司馬已反接一年之後從從定中法門成其事也傳下
職方司印中時即凡上已誌錄此名字不相意而進在萬里

永積承旨跪上問曰浙江廣東兩省總兵為何許久不推永積震
恐惶悚操吳音對曰無功夫聖上復曰浙廣兩地雖係腹裡總兵
原一日不可少著即推上來又復言曰著即日就推如是便退無
甚過責時為上午至申刻忽接嚴諭下部會推總兵爾兵部緊要
事何云無功夫且無功夫三字是何言語著回話此王之俊又恐
兵部將之仁事閣置聖上夫為祈禱龍即此上諭未知曾經御覽
否王永積無奈當晚三更同堂司官封通幾人會推具題浙正則
列王之仁廣正則孫某陪為宋駟聊舉職級近似不知其為誰品
者停內六日浙點正推廣點陪推馬雖示不到聖上固覺其中之
故也宋係鳳陽帶銜副總一文不破天降粵鎮亦夢想所不及者
矣至沈張特用之由方岳貢初大拜進閣面聖以小摺開天下清

官三十人沈張承首故有二十六日之面諭又楚人言此沈張兩
位一為方岳修父諸生之恩主一為為修自為諸生時之恩主原
非無為而發

庚辰科廷試放榜後召對二甲進士觀相貌質辯欽定四衙門
即日到任

蘭討原部屬姚宗衡葛世振孫一朕劉瑄原部屬趙玉森嚴似

六科原部屬宣國柱黃雲師胡周壽原部屬周正儒

十三道原部屬馮垣登陳羽白魏景琦原部屬吳碧臣
吏部原部屬驗封司董國祥稽勳司顏平
兵部原部屬武選司葛奇祚職方司張朝統纂熙明田有年武

元金談往

庫司盧若騰錢志騶陳纘原和州呂陽

崇禎帝差司禮監張彞憲總理工部特司五之員侍郎高弘圖上
言臣部衙門公座次序中則尚書傍兩侍叩禮也今又奉差總理
似宜另設衙門臣部無兩尚書之理奉旨勿責謂工部營造皆軍
興重務彞憲總理正須日夕同堂官司查核料理豈容另設仍開
推諉弘圖又以體統禮制所關疏凡七上終格不允彞憲限日到
任矣弘圖於兩日前修葺公座椅案繫以不乾之油漆一堂兩侍
椅桌儼存其如不可以衣冠就手腕按何彞憲無奈於川堂後升
座舊小椅桌無陪無侍一人獨到任焉弘圖於是削藉轂稱亦大
著又寵用三科武舉陳啓新特授吏科給事中特掌科福建人顏
繼祖上言吏科祖制諫臣七員其公座椅案亦七副無容增減從

公座爭執

崇禎帝差司禮監張彞憲總理工部特司五之員侍郎高弘圖上
言臣部衙門公座次序中則尚書傍兩侍叩禮也今又奉差總理
似宜另設衙門臣部無兩尚書之理奉旨勿責謂工部營造皆軍
興重務彞憲總理正須日夕同堂官司查核料理豈容另設仍開
推諉弘圖又以體統禮制所關疏凡七上終格不允彞憲限日到
任矣弘圖於兩日前修葺公座椅案繫以不乾之油漆一堂兩侍
椅桌儼存其如不可以衣冠就手腕按何彞憲無奈於川堂後升
座舊小椅桌無陪無侍一人獨到任焉弘圖於是削藉轂稱亦大
著又寵用三科武舉陳啓新特授吏科給事中特掌科福建人顏
繼祖上言吏科祖制諫臣七員其公座椅案亦七副無容增減從

來新校科臣到任必共陪坐其間新舊坐次必上頭其原缺從未
有空位無敢越次祖制體統然也今科臣七人墮又盈濟皇上欲
添設一人到科合勅禮部撥制戶部發價工部差工造成椅桌一
副啓新方得安身於科房從事奉旨舊套該部議奏而已若侯三
却奏覆啓新畢世不得入科宦心酸熱又聽班役怨懣冒昧而來
總祖七人先為據坐無公案科廊甚窄無隙地啓新無奈聊取低
臺馬橈挨簷側座總祖與六人俱正位面西談論不休啓新默坐
半日無一人與接談長安中一時稱快必皆十年間事在陳啓新
既登首垣自宜以軍國大政開談或忝一大貪大奸之八座以見
丰裁數日間噤舌寒蟬平素無積籌可知時為祖陵地陷土坑嚴
諭廷臣禁止宴會穿素服彼獨遵制不茹葷酒朝服煖耳俱以青
布為之然人猶有嚴憚之意一日忽具目擊駭奏一疏謂今早入
朝時當五鼓見科臣章正宸赴筵席散打恭上馬身係禁臣先為
不遵聖諭恣情酒食宜加處分以儆官刑旨則着其自行回話章
正宸奏曰打恭上馬有也非席散送客飲酒一杯有也非赴筵款
賓啓新但見微臣片時酒意而未審微臣從前之謹恪也臣量消
滴一杯竟醉臣心最小每當朝期五夜不寐趨朝太早知朝門未
啓於素不識而之家許立片時霜寒露冷之甚見桌上有酒偶飲
一杯聞有環珮聲來待漏有人矣急趨出戶適遇啓新以實事告
臣以實情奏兩無欺也但貪杯兩字臣不免耳奉聖旨姑免究自
此以後為滿朝人窺測底裡不過三家村伎倆與乳口臭之識見
帝實誤用天垣寵錫負乘貽羞後以匿喪拿究逃入海涯亡國而

象望而知典型大老第五六班之印屬前不能參後宜與遠接一
談後皆為教坊司噴吻此班宜開同班中亦有雜譯愛之極人
衆語煩之故堂之末與川堂皆囊聚僧人道人約五六百奉經焚
木魚敲如野田中百萬青蛙耳為之聲報復明後仍四叩易吉服
夫宗伯林欲揖時年雖八十六度耳目行態間絕不作老狀肅就
主位揖進升堂金玉橫腰絳緋奪目威儀態度登降祥和秩秩
躋彬彬雍雍之極自宰執至御貳不下三十餘位一朝耆舊共在
也誰知明年此日李自成盤踞皇極殿牛金星叫號宗伯堂一片
清涼竟成炎海今日面日叩拜諸人竟有一半在內仍是奔馳不
遑真所謂廉恥道喪人心昏昧終古如長夜矣

票擬却覆

永平府北鄙一帶右古曹場等處皆衝邊督撫道鎮鱗集櫛比至
周密也崇禎十五年十月初十塘子嶺訊將旬日餘壽誕會飲致
北兵入保大廣河間報陷兵垣曾應選時最錚錚首建策航海攻
心等事謂造船三千選兵六萬登萊岸渡入三韓在內知之必速
歸款實勝筭也端揆票擬奉旨下部嘉計畫之妙制敵之奇該部
看議速奏此疏到科例應分抄工兵二部時少司空陳必謙著蒙
司官呈覆曰科臣建策安邦臣敢後時供令但會典舊例因兵事
興工者同兵部分理其後今計造船三千裝載號貅六萬輸海救
功其舡隻臣部應認造船一千五百餘乞嚴飭兵部協力襄奉以
便揚帆云云端揆票擬奉旨下部准照會典看同兵部分頭起王

而擔責料費半卸於兵部矣然估計營造仍是工部職掌造船三千每隻該銀二千共應支六百萬因上價值疏曰船用航海內又屯兵須萬分堅固臣部與兵部朋肩營造亦需三百萬金錢奈今外輸途梗內藏洗竭日夕躊躇事又在必行計有河南開封歸德等府積欠本部料價銀五百萬奉將此項應臣部借以為造船工本可也時河南等處城郭人民蕩析無存端揆票擬奉旨下部特嚴馬上差人限日起解共勦軍國大事依允其那借以供造舡之費工部移咨兵部請奉造船航海攻心應柳貼本部料食工價估計銀三百萬兩今限日起工置辦需候乞早為撥付萬毋稽遲致誤軍機等語特大司馬張國維號玉筭方日夕召對慮禍不測方司案呈亦照工部覆奏曰用兵造船臣部自應趨先但三百萬金錢非然指可就

臣部庫藏原無積儲况今外解阻絕巧婦不能為無米之炊臣查鳳陽徐州等處積欠臣部馬價四百餘萬兩催其陸續先解以應工部燃眉此係現在正額無煩設處更欲需遲數月者時鳳陽等處殘破鳥鵲無存端揆票擬奉旨下部允其督催鳳陽馬價立限起解即日撥付工部協助船工之費兵工部初意欲向兵部撮後幾萬為賞軍募士等事別項費用不謂兵部亦奉俞旨止照題覆旨意付一空文竟同本部之游戲閒談乃乞憐大司農回咨謂山東終梗刻刻有庚癸之虞自救不暇轉叩同卿又以勤王四集同歲與鹿肆皆空乃告窘於江表巷紬店各高令執票與本州縣官庫充銀應者及百上下書簿而已亦以零星而止時為閏十一月中旬山東連破東兗二府州縣在所不計造船工價兩奉俞旨毫無著落事則

究歸工部又恐建議省臣責其泄泄從事乃為脫卸之謀以神變
化另上疏曰造船之費兩部雖有成議奈九門晝閉工商裹足
釘板木無從置買工匠舵工亦無覓額而行兵之事又刻不容緩
如之奈何即造於津造於通奈路絕往來無從下手處為今之計
臣部達題都水司主事前往淮安船廠督造潛船令無勅令帶往
廠中則物料現備匠工叢湧計日蒞任可以指日造成省臣不徒
托空言也端揆票擬奉旨下部又允其就使鳩工課督營造着乃
加勅以重事權矣時為十二月初旬聖旨與部覆將三千號海船
並未給付厘毫資本事已責在船廠主事一身若非金蟬神脫寧
不畏科臣糾搨計固有最方虛而切理者談之侃侃聽之鑿鑿更
非若司馬司空之畫餅充飢其疏言曰造船攻心省臣妙算同仇
之恨素所劇心臣所督造者由開運糧腹裡之船非衝風破浪
航海之船也海船與腹裡板木不同釘銘不同樣式不同舵舵不
同索纜器用不同操駕運動不同今欲造此必須資材於閩廣營
造於海峽高勅彼處兩撫勒限督程即從海上駕往而北震起國
威實觀中興盛舉因材因地因人理勢之所必然非敢膜外視卸
擔避也端揆票擬奉旨下部准移勅兩廣總制與福建巡撫着即
選材集匠計日報工以抒西北之憂京師倒懸之急舊例臺省奏
疏不逾五日得旨部屬言事定須候旨匝月此旨得之於十六年
二月初旬都察院請勅移咨又為二月終矣是年九月初閩廣兩
院沈猶龍張肯堂會疏中極讚省臣之策極妙後言臣等拮据料
理庀材募谷選工登戶一勞永逸函雪從前為皇上煥中興之業

省臣建不世之勛正在造船嘗往似無容中止但今北地寧謐海
宇澄清閩粵荒疲難堪重役造船浩費極為勞民傷財不必行可
也端揆票擬奉旨下部聖旨是臺省之條議部曹之覆核與內閣
之票擬相為遊戲以度歲月當宁一席直傀儡耳

崇禎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雷震太廟電震風雨終夜不息明辰
榻柵毀裂爐燭臺座無不傾倒并龕內神主亦俱頽跌在地主牌
以實金造成后冠係珠寶結就外有雕龍沉香匣套額費三萬金
時系擲顛倒中簡出兩空匣英廟與張后者查係司之者私竊藏
家斬之初禮工二部重葺廟宇太常祭告以妥先靈識者知為不
祥又八月至十月京城內外病稱癘瘡貴賤長幼呼病即亡不留
片刻兵科曹良直古遺正與容對談舉茶打恭不起而殞兵部朱
希萊念祖拜客急回入室而殞宜興吳彥昇授溫州通判方欲登
舟一价先亡一价為之買棺久之不歸已卒於棺木店有同寓友
鮑姓者勸吳移寓鮑負行李旋入新遷吳宅後至見鮑已殞於屋

風雷疫癘

崇禎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雷震太廟電震風雨終夜不息明辰
榻柵毀裂爐燭臺座無不傾倒并龕內神主亦俱頽跌在地主牌
以實金造成后冠係珠寶結就外有雕龍沉香匣套額費三萬金
時系擲顛倒中簡出兩空匣英廟與張后者查係司之者私竊藏
家斬之初禮工二部重葺廟宇太常祭告以妥先靈識者知為不
祥又八月至十月京城內外病稱癘瘡貴賤長幼呼病即亡不留
片刻兵科曹良直古遺正與容對談舉茶打恭不起而殞兵部朱
希萊念祖拜客急回入室而殞宜興吳彥昇授溫州通判方欲登
舟一价先亡一价為之買棺久之不歸已卒於棺木店有同寓友
鮑姓者勸吳移寓鮑負行李旋入新遷吳宅後至見鮑已殞於屋

吳又移出明辰亦組又金吾錢晉民同客會飲言未絕而亡少停
夫人婢僕輩一刻間組十五人又兩客坐馬而行後先叙話後入
再問前人已殞於馬鞍手猶揚鞭奮起又一民家合門俱組其室
多藏偷兒兩人一俯於屋簷一入房中將衣飾疊包遞上在簷之
手包積於屋已累累下賊擊一乞花起上則俯接引之上者死下
者亦死手各執色以相碎又一長流方煎銀蹲下不起而死又一
新婚家合坐坐帳久不出答悼視之已殞于床之兩頭沿街小戶
於掩十之五六凡楔杆之下更甚街坊間的鬼為之絕影有棺無
棺九門計數已二十餘萬大內亦然天師張真人輯端入都出春
明不久急追再入諭其施符資呪嗾經清解眠宿禁中一月而死
亡不戒發內帑四千三千買棺一千理藥竟不給十月初有閩人

補選縣佐者曉解病由看膝灣後有筋腫起紫色無救紅則速刺
出血可無患來就看者日以萬計後霜雪漸繁勢亦漸殺閩醫以
京銜雜職酬之明春為流氓所殺十一月初六夜崇禎帝親祭穀
神于社稷壇秉珪就位陳詞芳放發行初獻禮忽暴風且起震發
庭燎祭燭一時傾滅不得亞款終獻竟不能成禮帝于黑暗中恐
防不測急扶上輦迅爾回宮陪祭文武各執事員役攜手扶肩如
瞽者引裾叫喚及出兩長安門星月仍然皎朗

天威示儆尚真人改過從新天怒痛絕并不許人轉顧息喘可
畏之甚有若斯乎生達斯劫可人所恨不願生帝王家者死也

又記

崇禎庚辰宮殿中嘗有一物如黑香從來合宮宮人內豎遇者

輒病遂之不見於未京師疾時病起必有紅點在背中色羊毛
一縷無得活者疫死至數百萬於未冬馬士英移書南京親知
謂鳳陽陵中有穀如雷者數月又陵中松柏數百年培養忽生
小虫長二寸許食樹枝葉遠望一片枯黃之色甲申三月初四
日欽天監奏帝星下移十四日壬寅起日色兩旬無光十四日
晚風色陰慘沙塵刮天南京孝陵夜爨而十五日癸卯日色尤
晦正陽門外闕廟旗竿劈開十八日丙午黃沙障天忽而淒風
苦雨良久米粟雷電交作十九日丁未陰雲四合城外煙焰彌
天而賊入京師矣

福祿豪飲

順十四年正月李自成勁兵飢困圍逼河南府城福王桐封在
內王係萬曆第三太子鄭妃所生諱常洵晚年最愛幾欲易儲者
河南八府惟汴梁與洛陽未破自成就食無所志在必得攻擊甚
勁福王出宮帑募死士力戰斬獲頗多賊擄各府大將軍砲環城
密布迅發如雷守埤將士不為少退三日後賊勢稍殺王亦慶幸
宴賞三軍傍晚總兵王紹禹帳下新兵馳哨城壕外多呼而應諾
監紀王昌胤聞聲驚詫追究欲責兵反扭執胡言紹禹亟馳往解
情勢兇劣奮號攘臂謂賊在城下我等出力死守勞苦不錄叙功
無分若撒手放開破陷與我何干那怕兵爺總爺即橫殺守壕一
人餘卒驚走外賊已知揮刀挺戟綠堞齊上城陷馳殺縱火喊殺

震天福王及由松世子即弘光與鄒太妃俱絕城走一更至五更
搜人斫殺天明滿街屍積犬高道府縣官家屬盡被繫拘留活
口拷炙官帑惟一典史抗節見殺飢荒人相食通判白尚文墮城
死不須史為飢民鬻割自成搜括福藩倉庫得窖銀錢米各數十
萬大賑飢貧時殿基下響如牛吼掘下幾丈見有大古鼎擗之不
動仍掩焉識者謂周公定鼎郊鄒埋出以鎮正其地也應時而吼
亦天崩地裂之兆歟先是陝西有弒主逃兵數百流入河南巡撫
楊維岳留之使屬紹禹撥付守城巡撫會稿山陝總督以事上聞
奉有嚴旨究追首惡十名內者限刻赴京梟首傳示機獲外洩逃
兵大懼乃勾賊於外潛為內應頃刻城潰福王軀復肥重不能遠
行黎明後猶蔽匿附郭民居賊兵搜執率入城內舊紳大司馬呂

維祺亦被執遇見西關王哀呼曰先生一救我呂曰我命亦在頃刻
但名義甚重王無自尊兩欲再言各道牽去王見自成詞色悚怖
泥首乞命自成縱肆橫惡數責其罪賊中持刀撫肌垂涎咸叫一
塊好肉遂殺焉稱重三百六十斤鬻分肢割與圍中之鹿同烹列
賊臚食謂之福祿酒飯獨維祺罵賊氣節不少挫死之巡撫隱其
情駕言兵寡餉乏以致城陷王死帝聞報大驚大泣御袖為濕逮
王紹禹磔之籍其家贈維祺御史

此後崇禎十帝大封侯大封王大封公大封伯大封子
左右打建故帝根樹定財賦儲蓄之而帝如是在成福國
解乃事社故命江夏蕭衣冠玉璫而後行也

足飛騰根如鬣鬣四旋天矯倏儼似虬龍蛟螭躍舞翔升之狀
更可異者枝節盤錯處多木豆粉食布絲物科等屑並與波作
浪於巨浸者不知幾何年塞運行商造之傾覆短造舟子因喪厥
躬更不知幾多若也土人鼓舞擗列登岸為立廟以祀至今香火
不亞天妃金龍基紅律遜為安流迴上從下皆慶吉亦變理之德
著績於天壤間矣噫即隱於鄂者之南城竹籬茅舍讀書報時徹
戶外望而式為高賢耆老之虛堂聯示啟云當年雖豆未忘念此
日兇孫莫妄思未遇時除夕無米一雞換豆聊以度歲之故十六
年六月張獻忠破陷武昌省城不分民宦五六萬人悉驅投江水
江夏知此凶訊先備小艇儲載家口驟入墩子湖心後幾日寇復
水陸並進無捍無禦勢不可挽江夏乃庸衣冠北向四拜鑿舟以

殉同時溺者十二親丁七八月間獻賊猖狂之極死者飄流生者
逃徙千里無人至十一月中已經一百七十日家人在籍夢見江
夏云我在某處橋下須來接歸明辰前訪見橋傍有直立之屍舉
之果是不變不腐膚色如生但失去手腕云一生三異如此
黃門變理江妖山魃見之攝伏畏其德也

清議薛或有之必宣指之或批露或加詞水火責甚時帝尚嚴切
曾於平臺召對閒語問帝笑曰自今朝臣通賄外致東西康餉內
致吏兵徇私國事紊淆生民塗炭奈何憂形於色韓城聊為解朝
曰使東廠得人舉朝何敢贖貨苞苴之來或有所自時廠臣王化
民遠薄御座後聞之汗出浹背極恨極昌時又與化民久結義
盟憂喜相商於是內外耽目若伺韓城之陰韓城恃帝寵以坦衷
處之亦無有格心之孚回天之術不遇入仕途未未有敢為之快
語者耳又一日召對帝慮匱乏言司農所入不償所出思出借助
韓城曰外庭縉紳臣等可任內而戚畹必須屏斷因言李武清富
厚神宗母家為世勛最上亦久聞神祖幼時太后運出內帑詔遂
傳密旨借銀四十萬充餉李氏危怨安敢列現雖以上輸乃盡幣
其室中所有又欽限追迫時奉嚴諭奈棟宇巍峻田園袤遠無人
敢為屠種不得已將小房從屋拆卸木石騾載車裝停貯街市悉
責民間體甚褻矣世勛舊戚人人自危於時為不祥無敢為上道
也十三年六月小王子熱症陡發出謔語高叫云吾乃九蓮菩薩
也皇上薄待祖親行將折絕其子孫矣合宮驚怖祖太后存目禮
佛讚揚每尊稱九蓮娘娘上所親見悔懼殊甚速傳借助之令反
有溫諭李氏內中情事王化民知之最早急聞於昌時密令臺省
遍尋毀斥實指其行私指其弄權特奏疏日且數上達又奏奇擬
諭九邊鎮將欲加獎勸乃為督責詞大失聖意詔言之報外傳於
是科臣袁愷臺臣郝晉等數其擅權無上納賄有據并及其黨憲
副葉有毅市權通賄害法徇私葉則即日下獄又逮大司農傅永

淳侍郎蔡奕琛係韓城左右手悉繫獄請願嚴諭五府六部大小
九卿議處薛國觀回奏各存大體得致仕歸十二月抵里後謝恩
奏辯云臣之得保首領還故土皆荷皇上之生成但袁愷等評奏
實出吳昌時指使併訴昌時致憾之由謂皇上採縱獨裁怨毒則
歸臣下臣死亦無敢怨等語奉有聖旨則嚴切殊甚奏內事情着
赴京訊理其中機局凶多於吉矣十三年五月韓城來京候審有
內閣舉人中書松江人王陞彥向為韓城心腹以舊日情誼至寫
問安稽事家談厥後希旨密伺薛即遣過彥擒奏下獄此化民昌
時陰謀險策設筭構成在韓城又別生一事以供人指摘按律擬
罪當年構成者韓城在省在閣以刻薄從事時無援手可知三法
司亦希旨趨時嚴訊煨煉加國觀候審鑽刺罪惟聖裁陞彥以職

侍內閣泄漏機密例律擬大辟八月國觀賜縊陞彥棄市陞彥係
昌時嫡甥臨刑大呼叫冤曰此我吳家留之民所作之孽我若說出
大傷名教也正法後俱籍沒

昌時失銓部而韓城死昌時得銓部而宜興亦死韓城之死王陞
彥到四牌樓對行刑官尚不忍輕吐恐傷名教宜興之死吳昌時
在大華殿對崇禎帝盡傾底裏不顧名節矣十七年三月初一上
遣內監徐羔諭嘉定伯周奎后之父助偏金謝無有羔泥泣哀懇
再三捐一萬兩上少之再往又一萬上怒奎密奏后后付五千令
足三萬奎存二千止找三千後闖賊夾打追出金銀各五十二萬
珍幣茶酒食盃金銀器百餘萬追定殺之又首相井研陳演賊用
極刑獻銀三萬金三千珠三斗金銀犀玉器四大小八千件亦戮

所樂聞天下仰望丰采如久渴新沐宿鬱臨風之快昇平玉燭拭目在望考選四十六人悉登臺省以示寵又特請撤回邊鎮瑞差俞旨即日沛降此尤不易得之數使天意向明安在非救時宰相即祖宗朝三楊當國豈江陵震刷燮理之術亦不過是時昌時已職儀郎必欲調大選握百僚然擢泰正即從無調部例昌時浼首揆如驕子乞乳母棄粟必得而後已廣為查例嘉靖時選即卒武庫即調入又天啓朝鄒維璉服石以職方即調稽勳援兩故事冢宰鄭三俊玄岳不肯依違於首揆者以昌時故而具題十五年之八月入司時當年例臺省甄別故事省一臺二外遷司道無踰額者昌時素恨臺省諸人有口無胸特為創舉省六臺十省為范士髦韜菴李士焜又白等臺為陳蓋鳴遲姚應神磊齋等也一特供

然昌時辣手初試首揆主裁於上惟弭耳就職耳昌時事權獨操呼吸通天為所欲為人言不足即矣又冢宰得心應手向因初入都門訪時賢於總憲劉宗周念臺理正徐石麒虞求皆曰君子入也遂信之昌時於銓除補調間方欲憑臆行權而創見趨新事會十月二十日為首揆半百誕辰擬舉觴大內周后以皇親嘉定伯雲路公奎新通族講亦係壽儀外庭則畫文武遍海內不為首揆添一籌者非情也不意初十日下午有邊牆夫守之傳言首揆不信曰塞鄙將卒為糧儲欠發誰造浮言以劫司農套也十一十二兩日果寂然首揆恃寵宴樂以坦衷處之非別有折衝之能運維之妙不過謂庚造中不信達此坎珂耳十三日早辰薊州雞氏環鎗而來知保定告陷矣蓋北入勁兵果係初十進口五更破薊城

即謹問其四門內不得出外無馳報故京中以進口為浮言十三日五更齋所掠而出口者向北方發利而揚刃者馳南幾補左右獸駭禽飛崇禎帝震怒謂邊將不足恃邊撫無可任更假御牒不傳塘報無聞兩撫馬成名潘永圖一獲唐銳成達而誅之怒未霽也日卸文華殿勅凡獻策陳言直入禁布衣董廷獻亦得親承聖語後有一逃奴貂裘錦衣入對妄言亦蒙賜見主係勲倖當獲特奏臬之而止特諭事非機密不得上奏與却履昌時雖私計欲逞不得不暫斂手於是首揆之華筵綺席亦變為干戈鐵馬九門晝閉大小文武分撥坐門外入羽書一日曾陷名城二十六首揆為之無色聊效楊嗣昌故智使僧道百人建大道場於石虎衛衙口上唵法華第六卷十一十二月滿城人如處甕中十六年正月朔禮應輯瑞十三省方岳無一至者二月春開并無人言及至三月中外來者聯鑣路慶平安內應出者有三選文武俱也給免入外轉司府等官五百餘人俱結隊而去遠近日有次承鹿等信畧店雖兵毀並無兵馬相值為不更事之說者傳宜典之言謂舊冬勁入之兵已潛出塞外人皆駭疑至四月初一孟夏祭享後赤羽反自南來舉朝宴安將已兩月又獲大驚大恐如上年十月中蓋北來大兵自十月入內至今四月將二百日身不解甲馬不離鞍困乏思蘇乃於三月初一入莒州養馬人皆休卧所獲所歸再為束縛却次如是匝月所以出入人俱未遑莒州地境四面皆山春暮草茂宜牧馬云四月初五下午帝臨平臺召三相國詞氣甚厲朕欲親征首揆跪奏臣願代往上不言上親仰首側搖首揆起陳

演繼之云首揆聞務殷繁臣可去仍側搖不言陳廷蔣德瑛下跪
臣實可去復如前蔣起首揆不得不再跪請出帝回顧冷笑曰先
生果願往朕在宮中看岢奇門正在此刻一朝出門皇上東行慎
弗轉西知首揆寓西當時無一料理又不得謝恩而出東至齊化
門權坐城樓題請隨征科道部屬兵科方士亮御史蔣振宸職方
尹民典戶部劉嘉績及勤王已到四鎮劉澤濟唐通周遇吉黃得
功初六日至通州駐城內北返勁兵自南而來瑜河越城者東起
津門西至涿鹿亘三百餘里橫排齊擁車載牛駝不盡自蘆溝橋
一處渡河也遠近城樓之砲日夜不絕首揆在通城一無事事惟
內驚面諭之諄切四鎮亦不出通城一無事事惟外驚出口之驕
嘶隨征四臣伴首揆四鎮更一無事事惟近驚城垣之脆薄再驚
兵將之寡懦聚晤間瞭望側耳時棄武講文尊師呼弟迭為賓主
宴飲博奕歡聯彼我早晚二時隨事隨聞必進二疏皆飛報大捷
實未出城一步一矢相加後人有賣口放出之說以誣首揆不亦
寃哉大抵四鎮膽怯勤王本意主靜不主動隨征四臣無敢刻言
出戰見鎮臣踰履反過雍雍從軍指示自應默默首揆休休容容
從來不強人所不能不陵人所不欲况開陳圖功便是暴虎馭河
此所以靜守一月四朔內外表裏不知幾萬結也倉卒視師可以
御將遣兵乎宮中看奇門揮閣臣向東不敢不從聞外慮荷戈北
走又是難局幸不出耳出則必敗所損肝責又當何如五月初六
日烽火安息各處解嚴通城文武又慶太平停越四日整旅還朝
作勝歸狀時為初十之上午先入文華殿陛見歡迎親手扶掖慰

勞備至告假休沐不允十五日奏聞臣羊酒陳薦二相國懇辭陳
伴食無狀貽我皇憂方負慚愧願收成命首惡亦辭上罷其請特
涪州知州武進兵方思入覲在京見印抄頓足致慮曰聖眷隆矣
十八日諭吏禮兵三部查閱臣視師凱旋優禮之宴如何隆重各
兩進其儀俱駁情禮未盡二十五日午刻傳諭太十九卿申刻平
臺候旨屆時接小則議處首揆之嚴諭謂首輔周延儒奸貪詐偽
大負朕躬着各議處回奏時首揆高卧內閣兩人扶出小轎而歸
明日各臣會集西掖門右府之空室向得其頽眈而驕語中庭者
今不啻口詈之筆殺之亦不知如許議論三年來蔽於何所統發
闕勝以至如是旨意落於勛臣疏亦略存體餘皆已有旨了六月
初一辭陛於棋盤街仍與路費一百兩後叅者日甚在當年之最
驪左右手者詞更慘毒如袁彭年等各自為地恐人論及自別非
周之黨故蔣拱辰考選特意欲得省時值及萬蔣具未半以西臺
與之憾焉亦以同鄉及門之誼望宜與也朋比為奸一疏事款
多實吳昌時七月二十五文華殿親獻即日逮首揆十月初八抵
京寓順城門外之二廟自疏願戍衛邊不報同朝同鄉無敢下一
援請語十二月初七五更昌時棄市首揆賜緡齋勅大金吾駱養
性向在閣時金吾必拜首揆為師以便稱呼今首揆為付後事不
了駱欲回奏恐礙限時刻則問其稿而跪于中庭高聲大呼曰老
師天明矣老師天明矣回奏即得旨解縑收其帛焚焉十三年之
薛國觀停解一月重出戶外宜與再召之局方結

明崇禎之待宜與畢竟無體制總有別聞而責成邊何所不可

必使自盡豈不欲見其而也三月十九何以相見于地下宜與
幸早三月倘見煤山人所以議之當不止是崇禎帝欲殺宜興
使後來思奮誰料三月十九之晨欲借宜興徐商片刻不能也

東漢顯祖門水之二派自臨臨太衛豈不謂同階同階顯祖不一
美質矣昌和十八二十五六年知此始中且難言知十其心八辨
與之顯祖亦必同惟及門之能也望宜共心此其為位一能幸甚
固之業如孫無身其與和意也昔昔其於及與辨其本半必西臺
顯之亦不若同更制事以東遠平華各自為此然入論之官此非

烏程歷錢

明高祖罷設丞相朝政大端事歸六部權尊天子二祖時勤勵無
傍落迨其後萬幾不獨斷睿智不恒操無相名而勢有所趨仁宣
二代太宰第一蹇義華蓋學士次之楊士奇太宗伯次之夏原吉
謹身殿又次之楊榮正統景泰間太宰宗伯權相似楊溥張輔然
在正統中貴王振專內在景泰司馬于謙專外內閣尚然無體天
順復辟武功氏徐有貞專政雖不久輒歟而相端萌成化中相權
首次之局大形萬安李賢劉吉弘治間首次以官叙不以權異丘
濬劉大夏其治世之象歟正德不親政大閣劉瑾介冑馮昂爭保
閣臣孱懦萬安焦芳甘為之役嘉靖入紹秉歸內閣首次大分承
嘉張孚敬貴溪夏言分宜嚴嵩斯鄭高拱華亭徐階江陵張居正

說全錄

革首次懸天壤又極未歲不用各水火此王世貞鳳洲憤其乃翁
忤忠愍公之典利叙成首輔傳石冠之曰嘉靖以來也至萬曆啓
禎三帝揆席紛更性擠成風有市道而差稱者十年遷拜之憾三
年伴食之誚與世日遷矣如琴川錢謙益牧齋與茗雪溫體仁員
嶠弱天落地終身改齒受屢無奈勢局有不能擺脫者焉溫登戊
戌科進士選庶常錢庚戌科探花皆年少登科錢以甲第做門戶
勝視溫蔑如計宣麻大拜但守歲月無以終軼異人剪錢之局過
盛於溫初錢之貳於浙也又有故神宗尸位廢試後小當宮報辰
昏錯出大內首臚業已定錢甚至司禮謹身俱飛帖致意傳臚前
夕戶外轍不停也錢亦過事而安心焉天曉後湖州韓敬求仲其
進呈讀卷官望尊力勁又乃翁紹約齋廿年廷諫司禮多莫逆交
且錦步帳實可闢石崇首臚竟易兵原有宮報錢遂憾極後木天
同署自宜修鼎甲歡款同榜誼不二年韓罹察典黜閒散韓亦自
憾極辛酉夏大宗伯題直省典試位錢湖廣懇辭謂楚贄涼薄地
遠情疎近求兩浙亦以素與浙人齟借此德加并自尊臨耳時求
仲林居思計多暇泛擬七字經詭托牧齋友使遍東西浙之入闈
時髦人各私與戲以觀其去取嘉禾錢千秋得一朝平步上青天
之句千秋獲薦浙人皆慶名士不終訕謂牧齋得佳士求仲又力
主撫按讚今科文成將全場珠卷限刻登梨表彰人文冬末春初
京省廣布禮垣張允儒魯齋係江右辣手磨勘平步青天等字所
人復為愆患亟入告幸稟敬容情下撫按究擬千秋實貧而才非
儉而財擬停會試經房總歲與監臨提調俱不染議特東林品候

蒸蒸釜上氣浙人斂衽避牧齋歷宮坊裕如宴如在魏時稍露麟
角得祔職編氓鼓價更燦如煥如屈指昭雲端揆虛左無疑不三
年信王登極種穢盡掃首舉枚卜牧齋列名第一此金既必得夔
伯所首尊也員嶠為時局不與咨望雖深竟未掄及憾極焉乃與
對壘之師亟發青天舊案謂結黨欲若執法徇私應置重典帝喜
素癡不下却院乃集大小九卿中左門召對面詰時法令初整天
威嚴赫錢謙益口訥氣阻故無詞以對唯叩首委云不知溫體仁
亢詞質辯且聳聽帝顧左右禮部侍郎周延儒上言闕節事自真
大學士錢龍錫為辯云闕節或有與謙益無涉帝有怒容曰闕節
既真彼為主考豈得脫卸龍錫不敢再陳遂命擬旨一番廷讞氣
盈氣歛大分庭還帝心已許溫體仁剛斷後六年眷寵基於此矣

翼日奉旨謙益既有物議着回籍聽勘千秋法司嚴審後千秋道
成謙益閑住於是牧齋里居築東西廡為菟裘與同邑省垣瞿式
耜稼軒矜尚名節慎立交與撫按督學嚴重之公私事呼吸相通
者皆曰正人崔魏黨鍛羽潛窺不敢問時朝局又變機鼓龍錫罪
遣員嶠特召典樞密東林誨學氣不揚有常熟地棍張漢儒者望
風生事起釁賣刀竟赴京訐奏謂錢瞿二臣橫恣江南喜怒操人
材進退之權賄賂捏訟徵生死之柄三黨九族無不詐之人典財
通番無不為之事侵國帑誇朝廷壞儲危社稷門生故舊列于
要津鳴冤無地官幹豪奴滿於道路櫻奉公行等語時烏程正陟
首揆票擬旨意十分嚴重縱騎紐解法司勘問抵京下獄矣先是
常熟又有奸民陳履謙以門族爭產事在撫按二院晚錢瞿閱說

峻却不凡因懷恨伺隙計峻漢儒思探大利在京候審志得氣揚
固有傾忘捏造欺曹和溫謠語朵願下手知錢嬰秘密不惜重費
兩保無虞似萬全可便行素其所云欺曹者牧齋曾為故太監王
安撰奉旨建詞記今東廠曹化淳出安門下內侍極重衣鉢自德
牧齋宜欵之求其力主斯事和溫者牧齋與烏程宿有舊隙宜有
以和潤之令其於票擬間探致斯事欵和二說播傳輦轅人皆疑
嗾東廠訪奏其實摘發奸狀一併會審大司寇鄭三俊亦力主
鋤和秉公實究奉旨下部張陳各一百棍立枷三月錢嬰釋於第
四日張陳二奸俱斃于枷猶掘地立埋枷仍滿日始去則骨月與
水土同腐矣在牧齋雖于名節無虧而園扉半莪營野幾萬與虎
狼騎卒同寢食於青齋道上刀筆夫孽拳報太平其非所樂見聞
也向以為局甚於溫畢竟命不及溫溫首相寵任五載有餘錢惟
抱膝行吟擁柳如是選刻明季詩文碑黃古今人物而已後拱韓
城三年宜興三年并研一年以迄國亡牧齋無門出山直至弘光
綫祚奮袂彈冠少窺黃閣之選士林卒以此少之

貨作千金分與主寨之守領顏板東海有十寨寨各為主飛黃之
主又主中主也停半年主有疾疾且死九主為之瘞祭飛黃乃泣
求其主曰明日祭汝必會飲意欲求衆力為我故一洋獲之有無
多寡係我之命煩汝類懸之主如言衆情允樂故得四缸貨物皆
自運還來每艘分其半九主重信義畫界之富境十主矣海中以
富為尊主亦就列飛黃升為十寨中之一時則通家耗筆金還家
置蘇杭西京細軟寶玩典販琉球外國等物沿海州縣搶掠一空
以裕島中酒米時崇禎六七年間事兩廣總制熊文燦會同閩粵
兩撫密畫勦除以靖海隅遣巡守兩項洪雲蒸康承祖叅將夏之
木張一傑先駐潮州海角之道山調集搖撞蠻黎與土漢軍勇入
海會擒不三日兩道兩將為飛黃取下海寨一督兩撫乃蒙其詞

會疏乞撫飛黃亦日醉道將於洪波巨浸中忍之悔之康以老疾
卒於海三月有餘端揆同大司馬司禮兵垣方即俱主招撫漆故
漳州叅將以安鄭之職聖諭下頒時以十萬佐之飛黃扶三遁將
登崖就職制臺兩撫叙功加銜飛黃以倭產見贖各懷惠德飛黃
乃腰金黃蓋特恩却劄品將司道出自欽授父兄增貴戚里為榮
漳潮泉汀有司村鎮向驚不測之搶犯今乃荷賴無恐其在海九
寨首傑為劉香蹈飛黃故轍仍為海邊患飛黃知其技力窘之視
風色之東西潮頭之上下窮逼連擊我無泊處香甚恨焉訪飛黃
在漳鎮選遣心膂直搗飛黃之室或殺或擒期了局以杜後患飛
黃特見就計假歡曰我自就撫上岸為貪官污吏束縛無奈正欲
仍未入夥今衆義來遊喜不可說即遣春口珍重登所未之舡并

鍋鐵器械海中所需必欲取之市者無不席捲飛黃曰室中酒肉
甚多何不暢飲啖空而去遂令治具取精饌烹羹者恣為飽渥凌
則數季高歌更為碗酒塊肉極盡歡懷海中來黨至醉極酣酌矣
醉而酩酊者腰刀快斧掛壁倒地或眠或坐笑謔罔顧忽聞鳴鑼
門皆反鍵銅頭鐵額生力勇猛從屋跳下斫殺夫解無倖脫飛黃
仍命舟中取上家口解脫來人衣甲家人披掛駕彼來舡飛黃擬
立桅下開舡迅往劉香堤望本舡與駕舡服飾再睨舡前獨峙果
係飛黃大喜呼曰來矣飛黃拱手而應曰來矣立躍上岸乘其不
備舉刀奮斫劉香既殺精勇之士隻影無歸餘皆跪降因席捲香
蓄後來漳鎮其八主皆為飛黃勁旅從此海島寧靖通販洋貨內
客異商皆用飛黃旗號無微無虞如行運河半年往返商賈有廿
倍之利撫按又為報功再陞漳潮副總後至崇禎末年欲得全閩
正鎮齎銀十萬貯京師大小司馬手長胆怯無敢啓齒弘光朝馬
士英進之以五等之爵封靖海侯至福建隆武朝倚之為尚父疏
陳有一子鄭森在日本隆武立為己子賜姓朱名成功不久飛黃
亦歸投

本朝赴盛京

本傳後海京

亦顯卦

刺育一千頃森林日本領左主德子千顯世米谷死心不心銀黃
士英壯之心正等一舊桂龍對車計其利左陣計之德心又銀
五與齋銀十萬銀京和大小后子身與村無雜者商心未博與
言之味無對入滿辨心再期章勝隔臨到至崇獻本平格計全開

倭寇始末

倭寇之起嘉靖間新安人徐海同其叔惟學友人汪直葉宗滿等
往嶺南市易貨物飄洋到日本等國貿易折閱計窮惟學將海質
於倭主貸貨易貨回復勾其彙入寇嶺南惟學被指揮黑孟陽殺
之倭立責海償貨海約內掠以償癸丑六月入嘉興海鹽乍浦等
處甲寅二月劫海鹽龍王塘轉攻嘉興三月從峽石至崇德過石
門鎮西去五月又從石墩涇至崇德殺掠而去乙卯海偕酋辛五
即入浙西據柘林乍浦其黨葉麻向在崇德貿易知崇城備寡擁
衆數萬人薄城下城陷俘戮數千人暮屯郵舍令妓王翠翹歌而
行酒時胡御史宗憲方巡浙東星馳至崇德取酒百餘瓶置毒藥
誘之倭中藥死者過半餘出王江涇仍督叅將盧鏗總兵俞大猷

率浙直狼土兵大敗之朝廷遂拜胡為中丞海等久屯柘林乍浦
丙辰出寇嘉興皂林時中丞又奉命代張督府經甫八日麾下兵
止三千及叅將宗禮所部兵八百人事急檄禮與裨將霍貴道率
五十人突之殺倭百餘禮令嚴肅自崇德至皂林未及炊兵皆枵
腹忽疾風傷火藥又外無應援禮與貴道皆陷倭乘勝圍桐鄉胡
督府引兵至崇德集諸司問退倭計崇德呂希周歸安茅坤議遣
辨士下海諭汪直直遣養子毛海峰款定海謝罪督府又遣華
老人說海降海怒將斬老人所牽妓王翠翹解其縛老人歸告督
府狀乃又遣羅中書詣海說降陰賄王夫人翠翹令慫恿之海遂
遣囚自謝因邀督府犒遂解桐鄉圍上南至崇德而去會葉麻與
海爭一女子有隙復遣謀說海縛葉麻陳東以獻諸酋遂怨且疑
矣海見眾酋解體自念縛麻東有功率酋百餘胄而入平湖城求
款督府厚犒之出居沈家庄復遣謀為詐書遺其黨曰徐海受朝
廷大官即日約官兵盡勦倭酋自出降矣其黨果大亂明日督府
出官兵縱火焚之海沉河死諸酋殲焉官兵執兩侍女一即翠翹
一名綠姝即海與麻所爭者也指海沉所斬海首以獻先是遣謀
下海厚賂王夫人使說海降日奏朝廷封為大總兵鎮海侯王為
一品夫人故翠翹誠心欲降勸海就撫後以計殺海翠翹深知為
督府所賣負海意不自安海死王見執督府欲以賜順義酋長王
辭曰我所以不即死者為爾輩負約未與爾聲言之也今既如此
寧爾負我不可負海赴錢塘江而死

九月賜魏忠賢客氏各金印一顆方二寸四爪龍紐玉筋篆文每
印九字分作三行一曰欽賜顧命元臣忠賢印一曰欽賜奉聖
人客氏印每顆金二百兩御用監製造中書篆文內官監製置金
龍印盒一時伺旨獻諛糜費數萬金藝越名器無所不至又非止
一印矣宣萬曆二十四年乾清坤寧兩宮俱災皇后寶璽焚于其
中及四十二年分封福王之國例有皇后及本生皇妃戒諭一道
須用寶璽鈐識神廟軫念財用匱乏命御用監以梨木雕刻皇后
寶璽施用之中書謝稷摹篆上木終皇后身不補鑄造乃客氏以
一乳媪特鑄金印賜之賢于皇后遠矣如此舉動安得不亡

心葵藝語

董心葵名廷獻武進人農無力商無本工無藝士無學見貧賤人
憐之富貴人傲之性好賭呼盧客盈座以朱提之多寡次上下客
謝之曰爾見吾有銀百萬與皇帝坐金華殿講語也其藝語如此
年逾三十餬口幾不週不屑向勝己者作乞憐計視延陵尺土非
彼結霜場偶代友入坐糶艘至京且携家室數口寓長巷時在天
啟初年與篋頭劉姓者各內室而合外戶兩內人結為姊妹歡彼
有一女董有一子締婚媾心葵則淳浪以度日給口之外不能贏
一銖以心葵材智欲佐東林如汪文言劾奔走勞取中翰拾芥耳
後朝端局將中變置之至如崔魏客三氏救索智囊士懸厚幣高
爵若心葵躡座自尊珠履上賓又付米山不久已之寧白眼操手

視彼炎涼倏忽榮枯旦暮如雁鶴細翔審場下界也劉姓者魏瑄
微時曾為櫛沐幾次作世外談稱知識得時後無敢望見顏色一
日瑄遊海洵為野便於郊劉遠遙過其傍亟呼劉篋頭何不來服
事我劉趨近側跪稟不敢魏最喜與故人話舊亦喜所識窮乏示
恩施予乃問曰爾認字否對曰不能曰數目字可曉曰勿曾讀千
字文百家姓十百千萬字能握管為之魏曰可矣吾欲於琉璃橋
北蓋造無梁藥王廟一座爾主收磚收灰發價記數明日進衙門
領銀是矣劉復叩頭而去歸商之董心葵因共有其任為之召窰
戶課灰商構石作與木工畫規定式呈正魏瑄瑄俱依擬營繕董
率暮年而後成在魏夫費二萬餘收放領取劉悉自為主裁不與
心葵分權計羨八事成之後劉仍為舊業而已心葵亦不著聞姓

氏於其間時京師有姓冉者家頗豐人命事詞涉東廠魏瑄心艷
其富欲下手難其局冉走別竇劉篋頭介紹通冉附馬為族兄弟
稱以附馬力致意東廠遂寢所欲魏心啣之細訪來因劉篋頭指
教也因大怒喚入厥陰令拳勇一揮而致其命屍亦不得歸心葵
與劉妻實無從詢耗一月後劉妻亦病殞於室心葵棄理喪塋併
其室為一家不意床下覆金一釜計三千兩心葵乍驚方悟劉為
大有心人以我為浮浪不羈共事一年而不同心以示也然劉亦
未識董之發晦養潛董念家計維窘若輕發京人側眼疑不祥且
亦僅此三千且慎之後見兩局頗覆崇禎登極時事更新線索收
斂計殺施遐邇必附青雲士偶過石虎衙街有延陵會館門歌
缺入內縱觀草滿階除壁帶龍蛇坐屋見天傾廊積地蓋綠萬層

四十餘年宦局世風崇尚樸素貪索名高寓此館者初則門榻為薪總則椽檻佐餐前人葦席遮穿後人則拆三并兩更為一至於廣筵長夜之器用主以情借僕以奸責空空如也燕居趙女之家貯內妬不容外胆不敢冷冷然也清淡簡率儉嗇鄙陋官於此屋爭品屋亦因此官而告頽風雨之際反應走出以避狂驟更防顛覆以全性命心葵私計曰此奇貨可居也乃蔡其三千金餘除整葺馬門楹輪奐堂宇弘深邃室仍分內外繡榻各有東西秋登半間牙籤之架可抽眉塢金穴百萬之藏莫窺真是金馬玉堂之紫府宣麻調鼎之沙堤陔陵尊爵屈指伊誰時陽羨之周將介枚卜敦請而奉為主室始而駭總而感後則安焉敬之愛之尊之信之千金萬金之托一言九鼎之信內外事委任而授教焉此真奇買

三千金買一狀元宰相由是三公八座上并其履翰銓臺者恭聽其音威婉勳班常為好會之主爵殿司璫衛時領檮蒲之狂稍考選請盈千盈萬金諾有神手挽回殿審係出生入死當場慣微言解散凡進長安札績必投之為主人庭脫之轄脫設之衾室為宰而借廡於寺院者幾半城邊局領音與解鞍陳情者趾相錯也然心葵立品溫溫自守絕不作矜張狀大小禮節必曲致以反朋之誼造其家和好如歸宿之再宿必再懇留窮途亦肯贈仕宦中往還多有負其千百者又寬解嚴衛運卒之察網毒刺救掖門殺身者甚多幹辦之能周后知之內庭未歸事宜與宮闈位置特達尚衣局巨璫咨其料理皇親嘉定伯雲路周公倚為左右手如是者幾二十年又最不可及者不欲一官羈身布衣而已十五年十

月初十日烽火照京崇禎帝御文華殿許直言人言心葵以布衣
廷對賜坐賜點問修練儲備四事外州縣有司未嘗實效祿何
禦趨勤王兵心葵雖無奇策奏進亦稱臣拜殿曲盡溫和叩辭時
仍懇勤宣諭事或危急須不將建請雍雍成禮與盡辭聖容多怒
茲則霽顏目送向日藝語果如其願也斯時若以虛情世俗之見
處此隨事叨任內省西臺可即刻授廷獻又惡編三耕故撤仍以
布衣謝恩歸家而已宜興再召魯兩遣索抵里公即亦大痛懲齋
賞之僕謂賄致多金必奴輩誑誘後遂留京盡寄心葵家三年中
亦不計數矣後流氓進彰義門不數武便得此種旺財為之齋者
何巧耶宜興於六月出都後心葵為蔣拱宸疏繫獄候審十七年
三月十九日城陷至順治三年三月有外人之兵不過三四十人

宿其外廷索食索料心葵造從外歸因與爭供謂供應不及時心
葵曰我非當官應值有無多寡係我時出若竟不與何如兵曰不
與殺你心葵曰爾敢殺我眾兵曰便殺何如遂殺焉兵亦他去不
知何來何將也

董心葵脩葺會館實為道學之功臣較汪文言依附道學反啟
道學之禍端損益萬倍之此為汪九事董

附記汪文言初名守泰歙縣門役長貯充庫胥竊藏擬戍逃入
京父事太監王安內外交通事敗又擬配改今名納中書為左
先斗魏大中之幕賓後與

又曰鼓吹休明觀文來化利馬竇等非臣非民而曰賓也改曆之
議談不齒寒遠承首善書院之室主為門戶被擊顏其門曰修曆
局畢竟修之一字為改字之底本宜其三十年後遂為通微教師
之尊主嘗見千古來掛冠東門瞻視異常重華二十日享福無不
歷驗明末幾年夢夢之人征逐夢夢之天惟此利馬竇一人實為
清朝頒曆之人非明朝修曆之人君臣上下未見有鑒識品題畢
竟定為如何人者則竊之而已又萬曆末年至泰昌天啟并崇禎
御宇一十七年在京師遙望東北夕陽時候紅霞照地光焰騰爍
無日不然愚夫俗子訝為城外燒荒文人墨學占為亢旱風霾又
云蒼龍黃潤十年後五穀豐登皆非也今日思之物華天寶猶然
彩炳微垣出震發祥寧不燦燿東海 清興以來邦國祥禎匪可

言紀至侯王宰執岳牧將帥以及郡伯郎官偏裨執戟何一而非
誕育於遼東握符乘勢於中原吳粵等處者則當年之紅雲覆蓋
固吉星官耀降生出世或尊或卑或先或後三十餘年而紺絳常
綿致今日儋圭執爵者雲蒸泉湧無艾無息也嘗讀稗史北宋政
和年間轉運使蔣頴叔謁泰明徐神公慨論世事紛紜神公曰天
上也不靜將遣五百罡星下界分作宰官二十年後果有靖康之
變又劉誠意少年時赴西湖友人之約有異雲起西北劉詳視久
之忽大言曰此新天子氣在徐淮間二十年後吾當輔之同飲者
駭狂妄觀此一代之興自有一代之天一代之人勝國之耳目自
贖耳明季無人於西洋利馬竇來賓徵之

附記利馬竇夫西洋人奉耶蘇教十字架者非蘇為仇人殺身

之具也奉其教而必著架圖於門首思其難而以敬天為事也
教無父母惟尊天竇入京師建天主堂于宣武門內堂制狹長
上如覆幔傍綺疏藻繪說異供耶蘇像像係彩飾平畫望之如
塑貌三十許人左手執渾天儀右又指若方論說狀鬚眉鑿者
如怒揚者如喜耳隆輪鼻隆準日若矚口若齧右聖母堂貌若
少女手一兒耶蘇也衣非縫製自頂被體所供香燈蓋幃修潔
精美其入京為萬曆之辛巳卒于庚戌年奉旨以陪臣禮葬阜
城門外三里許

項周惡遇

項煜字水心蘇州府吳縣人乙丑進士文章名世時尚六朝子書
項則靈空清轉堆砌之風應時丕變賢宮與較學使者從不擲三
人外子丑聯捷皆掄魁選庶常精華中又特文彩與眾別試館課
出必紙貴詰勅詞命拜恩家以得水心應制為榮兩入春闈甲戌
榜元李青竹君癸未榜元陳名夏百史皆出本房望重識尊月旦
之所宗也崇禎十七年春己進宮詹藥沙東釣意中事亦擢指間
事三月十九流賊破帝都傳聞李聞登程詔責血語一夫投首四
海歸心比先奔而多武功較勗武而無懈德吳門友謂非名筆不
能未幾聞賊驅勦江以南擁立弘光金閩士民習俗雜靡一種貞
心勁骨素最赴義爭先聞又有請下江南疏擁子女以承歡之句

亦不問提刀人民持水心華綠廣履烈付一炬至水心數十年來
門生年故非不遍滿天下斯時回首乃誤與癸未門生新廣常介
生周鍾潛匿金沙係介生世居地奈介生與梓里多齟齬最悍評
又端以事外身議成敗者先聞介生從賊宗親鄰社方振孽拳脅
唯嗾蹴踘第慮接見無期不謂攜侶而歸環按罪致討併項擒解
囚服泥首禁陷金隄詔獄一月餘西蜀高倬杖樓以南同仰會雅
大司寇蒞任三月披情見情恨介生平日素忠說孝假仁義以馬
天下者二十年乃提出會衆開新毛板選勇力卒痛責二十以快
人心即日題請同先時亨武隸三人肆市正法周鑑雷演祚勒令
自盡亦緣左右無匡救之策故耳時瑤草馬士英秉政事皆游移
功令雖著五等從賊罪水心獲助餉例近地門生欽集三千金上

戶部得出獄高係乙丑同年特開一網云寅夜過金閭踰西越投
四明之二馮元颺元颺又伊弟元颺係新科門生館之卿庄戒茲
晦毋示人影奈所攜僕從不飭縱恣絃歌跳舞罔忘月明夜靜呼
觴揭調鼓徹遐邇惹水子矜積怒欲言者已久會難髮令下遂號
黨揭竿趨項寓而甘心焉擁送入縣衆意亦無甚深仇縣令為癸
未科准楊王玉藻裝衆無力庭訊無詞胸膈殊甚絕無發揮氣復
擁出斯時不免拳勇交加矣繫西門外之夫平橋自上擲下橋高
數仞潮水為激亂石似研索端仍挽於衆矜之手抽搜數過顯觸
於波灼石嵌者數刻衆為鼓掌曰真是項水心也元颺聞信急奔
解已氣絕不及矣歌舞僕從自為奔竄無有顧問主屍若何者
此癸未進士南京刑部主事寧波水榮旭雲登兩事皆經日學之

言也至周項臨賊初念甚有足取者周主王百戶家王駿同周卷
戰而死事迅不及主人自縊周亦投縊是矣徐為一友與僕解馬
固守泣勸以為萬萬不宜不可令已造成中興世界何苦以中興
名宦甘讓別人周猶御身倒床顧友入曰吾豈前世殺爾父母奈
何不成我之大美其痛言如此項則與倪元璠馮寶馬世奇素修
並街寓倪馬殉節項有蘇友勸成夫名遂與縱飲俟醉自裁身後
事痛哭流涕奮書已盈握陽呼鬼蘇頃刻分途矣忽有甲戌門生
黎志陞子方馳馬排門大呼入朝今日魏徵非老師無人新任山
西學道隨賊進京者水心怒恨矢口毒罵彼竟挾之上馬其僕素
與介生之僕為好友喜顏奔告黎亦遣兵促周勢押而去傳聞從
賊皆後來轉境然亦從未入朝志陞報名銓職刻入縉紳而已志

陞對闖賊反云項周是彼門人項周在志陞寓慘顏痛飲呼天虛
氣項書奈何奈何周書如何如何者幾匝月酒後清晨發聲多於
強笑即登極詔詞皆家鄉親友冀其死難生老梓里為不克副望
借以污穢然百口莫為之辨也臨難時明曉大體愛人以德難其
人矣周則誤於友僕之救解項則幾成於蘇友之怒罵一壞於門
生之馳援再壞於家奴之嘯歌使兩人遂其初志文清文忠之遇
美當共倪馬諸公輝映千古矣未嘗不認識其理未嘗不身為其
事天不肯以全福予人也生為名士死為忠臣文章節義存致爭
光若倪馬諸公三伏至今有幾人哉死為忠生為逆命也欲死不
死既生又死皆命也文章名世命非好也春秋責備緣見命之不
好也亦皆命也到此地位功名富貴不欲則父母妻兒不欲是惟

願即刻赴冥天叩彼蒼縱付我上半世之福慧者何心枉結我片刻不欲視世者何律殺人多術此為極刑人孰無死死所不甘項水心縱不死難成大名若使無黎周二門生安知今日不猶然享福周介生縱或從賊彼之力量有餘功名自在只因悞歸故鄉便走絕地致累房師孔子曰危邦不入金壇固是羅刹地試看壬寅年合城縉紳盡皆滅門可知

甘夢泉首

宜興陳一教礪雲廉憲也二子長於泰太來次於陽琪華次先戌辰入翰林長後辛未登狀元一門富貴盈滿已極居鄉不飭其家人致民變兩翰林滿職未幾礪雲捐館於泰亦不久繼之於陽以父兄素不合於鄉儼居京口己亥年海寇上金山於陽則手書招戚友慇懃緝寇后海寇就戮脩隙者達其字蹟於當道速繫詔獄以所禁之室沿出入路人聲嘈雜日難靜坐夜不成寐百計營求無畧幽遠處苦口懇提牢主政為指欲底空地乃自備小精舍一椽以居之初入之夕時值新年張燈達典暢飲更餘就枕之居靜深遠夢魂悠遠日高方起時為辛丑年正月某日也徐出視外寂無人聲異之四顧因監各履房間如矣更異之急前趨叩欵門

問亦反鍵蓋駭馬呼問外人人及驚訝獄內何尚出人昨夜三更時分恩詔大赦在獄犯人無論已結未結盡行驅釋齊詔官猶恐遲誤出入高呼者三豈獨無耳耶白移入後室肆赦高呼夢沉不覺也然獄門不可擅開罪犯不得再出會須上聞再疏提牢具情說堂大司寇勉為具疏敘述前因為海寇事 旨意嚴重即日處決矣一晚之安息竟成百年之大夢孔子曰素患難行乎患難還須再讀也

嘗聞陳弼雲盛時族姪陳於庭報陞都察院左堂弼雲聞之曰左堂右堂不如我家三郎四郎蓋泰此將露頭角時也由今觀之此元翰撰駢發一時父子兄弟科甲蟬聯反非吉兆昔有尊宿赴湯餅之宴席中傳抱新生之兒尊宿熟視舉杯祝之曰後日必定做教官主人微有不愜之色尊宿曰教官自然有壽耳戴官帽掛錦繡張蓋蓋體統不與貴即吏員伍又壽而官者自能教子孫讀書書香不絕矣寧非好兒孫耶合座者皆皆哉尊宿之言也陳氏之狀元翰撰不及一教官萬萬矣

此類乃之非天僻野不人一律有萬萬者
千絲萬書書香下臨其舉非極其壯麗明令聖
百神掛雜雜點點點下與費頃吏員而久香亦
日必采燈絲可生入燈下不則之可長前曰燈
官自燃下其北漢

燈廟二市

明朝京師燈市廟市即西北中原等處俗說趕集東南閩粵等處
趁墟是也燈市向設於五鳳樓前後徙東華門外廟市則起自刑
部街之東粥廠坊下繞北延至都城隍廟綿亘十里其期燈市則
每月之初五初十與二十廟市則月之朔望與二十五燈市先為
燈設也正月起于初八至十八再過晚始散燈頁夫小以幾千計
燈本多寡以幾萬計自大內兩宮與東西二宮及秉刑司禮等處
現感文武百寮莫不挾重資往以貢之多寡角勝負百兩一乘世
兩一對者比比燈之貴重華美人工天致必極塵世所未有特年
所未經目者大抵閩粵技巧蘇杭錦繡洋海物料選集而成若稍
稍隨俗無奇不敢小也至珠寶古玩香綢磁錦等貨貿易市動

說往

經千百豪華而富貴氣乘人欽帝如此自世道變古將三厘
銀置一盞梅花紙燈堂前清供家無優宴夜不設席自以為道心
不亂水操可掬燈賈由是解體燈本逢此虧折皇店酒樓氣索神
冷止舞大頭和尚以鬧街遺興此非樸茂乃衰薄也所謂金吾不
禁徹夜進行之事無有矣燈市窮京師遂愒然無色廟市乃為天
下人備器用御繁華而設也珊瑚樹走盤珠祖母碌兒眼盈架
懸陳盈箱登貯紫金脂玉犀角伽備商彝周鼎秦鏡漢匱晉書唐
畫宋元以下物不足貴又外國奇珍內府秘藏扇墨箋香幢盆釧
劍柴汝官哥搨鈎甕纒洋緞蜀錦官教禁繡世不常有目不易見
諸物件應接不暇維彼碧眼胡商飄洋番客腰纏百萬列肆高談
日至期官為給假使為留車行行觀者列列指陳後必隨之以

扶手桿之以箱匣率之以紀綱戚友新到之物必買適用之物必
買奇異之物必買布帛之物必買可以奉上之物必買可貽後人
為鎮必買妾媵燕婉之好必買仙佛供奉之用必買兒女婚嫁之
備必買公姑壽誕之需必買冬夏著身之要必買南北異宜之具
必買職官之所宜有必買衙門之所宜備必買朱紫綉纈不避人
見置辦山積無人敢議自世道變古有其用有其力不欲有其名
心所愛風所訪至期必欲置又不欲露人之耳目竊見其好尚當
日不出者十之七八曰不見所欲此心不亂偶出而遊行低頭清
看問價飽眼而已使坐賈巨商怒目怒視莫格法馬風高閣東百由
是遠近輿販之人裹足不前鉅本深藏之客閉風道惟有奉處
二三老圃荒塲廢墓種值胡歌纏葺匡蓋充塞街衢即有一二

言皆實畢竟事事歸空當年情境雷霆閃爍禍福利那古人有言
而今安在哉過墻粉蝶委地飛花矣宜以入世空談顏之

花村看行侍者題於月上半楹窓

板橋雜記序

或問余曰板橋雜記何為而作也余應之曰有為而作也或者又
曰一代之興衰千秋之感慨其可歌可錄者何限而子惟狹斜之
是迷艷冶之是傳不已荒乎余乃听然而笑曰此即一代之興衰
千秋之感慨所繫也金陵古稱佳麗之北衣冠文物盛於江南文
采風流甲於海內白下青谿桃葉團扇其為艷冶也多矣洪武初
年建十六樓以處官妓淡煙輕粉重譯來賓稱一時之盛事自時
厥後或廢或存迨至百年之久而古蹟寢湮存者惟南市珠市及
舊院而已南市者卑屑所居珠市者間有珠色若舊院則南曲名
姬上廳行首皆在焉余生也晚不及見南部之烟花宜春之子弟
而猶幸少長承平之世偶為北里之遊長板橋邊一吟一咏顧盼